

# 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与认同问题

彭姝祎

**内容提要:**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国家之一,其对外文化政策打着鲜明的服务于法国国家利益的烙印。但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一民族色彩浓厚的政策,在管理机构、主要政策工具、执行机构等一系列环节都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洲化。本文首先介绍欧洲化的具体表现,进而探讨欧洲化背后的深层动因;鉴于对外文化政策往往含有“认同”目的或常常在客观上导致“认同”效应,最后探讨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对认同建构的影响。

**关键词:**法国对外文化政策 欧洲化 认同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国家之一,甚至是先有对外文化政策而后有对内文化政策。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目标十分清晰,即在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对外施加影响,提升国际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在国际社会遥遥领先,是公认的一流强国。两战极大地削弱了法国,使之在政治、经济领域均沦为二流强国,大国形象只残留在文化领域,面对现实,法国人选择了打文化牌,意欲借助残存的文化优势重振大国形象。为此,法国积极制定对外文化政策,对外输出法国的语言文化,希望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培养世人对法国的喜爱和认同,使法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近些年,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法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衰退,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法国进一步坚定了用文化优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窘境的决心。所以说,从诞生之日起,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就打着鲜明的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烙印,是法国寻求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然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

以来,这一民族色彩浓厚的政策,在管理机构、主要政策工具、执行机构等一系列环节都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洲化。文章首先介绍欧洲化的具体表现,随后探讨欧洲化背后的深层动因;鉴于对外文化政策含有“认同”目的或常常在客观上导致“认同”效应,最后探讨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对认同建构的影响。

## 一 欧洲化的表现

### (一) 主管机构的欧洲化

文化涉及敏感的民族感情、国家主权和认同等问题,因此在文化领域,法国一直奉行中央集权原则,文化事务由中央政府大包大揽。历届政府都设有文化部,专门负责文化事务。但是,对外文化活动,由于担负着“通过文化扩张”施加影响、复兴法国的伟大使命,因此并未归文化部管辖,而是自诞生之日起,就归口外交部,并受到最高中央国家机关——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的直接关注:1945年二战刚结束,法国就在外交部内设立了一个叫做“对外文化关系总司”的机构,其后若干年里,该部门经过与其他部门不断合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简称DGCD),全面负责对外文化、教育、科技交流和发展援助等事务。在庞大的人员和资金支持——两者占外交部总人员和总预算的比重长期在1/3以上——下,DGCD成为法国外交部内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它的存在,使法国成为全球几乎唯一一个在外交部内组织文化活动的国家。文化部则以负责国内文化事务为主,对对外文化活动的参与十分有限。

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化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原因是自八十年代末起,欧盟逐步将文化建设提上了日程:如八十年代末,开始在视听领域采取共同行动;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首次将文化纳入欧盟权限;欧盟还接连制定、执行了几个大型的欧洲文化项目:“梅蒂亚”系列计划(Media)、“万花筒”计划(Kaleidoscope)、

---

欧洲化是一个使用广泛而有争议的概念。本文采用欧洲化的宽泛定义,即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政策的双向互动。

François Roche, *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origines à 199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ADFP,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5, p. 38.

参见法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diplomatie.gouv.fr>, 时间为2007年12月10日。

参见《马约》第128条,即《阿约》第151条。

“雅利安计划 (Ariane)、“拉斐尔计划 (Raphael)和“文化 2000 项目 (Culture 2000)等。作为欧盟创始国和文化大国,法国参与上述活动,与欧盟及成员国的文化协调与合作逐渐增多,这就使身为成员国一级文化管理机构的文化部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八十年代末,文化部专门成立欧洲事务局,负责与欧盟的文化合作。与此同时,文化部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预算也日渐增多,统计数据表明,其中的两次增长高峰分别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后一次正是法国参与欧盟大型文化计划的时期。

## (二)传统政策工具的欧洲化——从“推广法语”到捍卫语言多样性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首要政策工具和政策基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法语曾经是头号国际语言,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法语在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共和国重要的认同符号。因此,法国人认为,复兴法国需从复兴法语做起。本着这一逻辑,法国从一开始就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视作实现对外文化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 (Jacques de Bourbon-Busset)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哪怕牺牲其他文化活动的开展。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政府依然不改初衷,坚持将推广法语作为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并不断声称确保“推广法语”在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前任总统希拉克也多次强调,法语的国际地位直接关系到法国能否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推广法语的重要性还反映在对外文化主管机构的名称和预算上:DGCD的前身是对外文化关系总司,对外文化关系总司的前身则依次是法语著作处(成立于1920年)和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成立于1909年)。DG-

---

A lain Lombard, *Politique culturelle internationale: Le Mod èle français face à la mondialisation*, Maison des cultures du monde, 2003, pp. 134 - 141.

法语曾在法兰西民族的形成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中世纪,法国境内四分五裂,诸侯林立,没有统一的语言,各地讲各地的方言,沟通困难,致使法国人对“地方”和封建领主的认同大大超过对封建国家和国王的认同。为实现统一,王权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消灭封建割据,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统一语言:1539年,国王法兰西斯一世颁布命令,把巴黎地区的方言确定为官方语言并在全法推广,同时禁用民间流行的其他方言和贵族、僧侣通用的拉丁语。统一的语言文字的推行,使法国人逐渐突破狭隘的“地方”界限,树立并增强了“民族”意识。两个世纪后,大革命在废除王权、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继续把方言视作民族主权的障碍而向之宣战。经过世代努力,“法语”终于战胜方言,确立了自己的唯一官方语言地位,并被写入1958年宪法。

François Roche, *op. cit.*, p. 82.

苏旭:“法国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努力”,《走近法兰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CD内部负责对外文化事务的主要部门,一开始叫做文化传播处,后相继更名为“文化认同与交流司”、“文化与语言合作司”和“文化合作与法语司”。从预算上看,对外法语教学在对文化行动中的花费始终名列前茅。近些年,法国经济持续低迷,DGCD的财政手段日渐不足。但是不管总预算如何减少,其中的两项却逐年增加,其一是对外视听建设(也是推广法语的一种方式),其二是对外法语教学。除此以外的其他对外文化活动经费一律受到大幅度削减。由此可见,推广法语在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欧盟不断扩大、官方语言越来越多的背景下,法国一改传统的只强调法语的做法,转而提倡语言多样性:1995年,法国利用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机,推动欧盟从教育领域着手,捍卫语言多样性,并取得成效:欧盟委员会发表一份关于语言多样性的备忘录,宣称“应将语言能力和教授两门活语言作为工作重点”。部长理事会也通过决议,决定为避免欧洲形成单一语言态势,从教育领域着手推动语言多样性,为欧盟成员国的中小學生创造学习几门成员国语言的机会;2004年,在新增十个新成员国的背景下,欧盟再度建议成员国创造条件,使公民从小开始学习两种外语,以“养成对其他语言与文化的一个基本态度”,避免欧洲形成单一语言态势;同年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欧盟语言多样性决议”,“重申(法国)对十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带来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热爱”,认为“每个民族的代表都有在任何时候用自己母语发言的权利……”,为此,法国“反对有更多的会议不配翻译,这只利于一种语言的使用”,“建议在扩大后的欧盟将学习两门外语纳入义务教育并作为欧盟的一项标准”。DGCD也相应调整了法语推广战略,变“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为在保留传统目标——促进法语在国际社会的使用——的同时,“促进多语言的发展,从而加强文化多样性”。

虽然换了说法,但法国的主要目的依旧是推广法语:上面各种表述如避免形

---

DGCD(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是个综合机构,除了狭义上的对外文化传播,还负责教育交流、科技合作和发展援助等。参见法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diplomatie.gouv.fr>

European Commission, *Mémoire sur le plurilinguisme linguistique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SI (95) 46 3/4034/95), 1995,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n Action Plan 2004 - 2006”, Brussels, 24. 07. 2003, COM (2003) 449 final

Résolution sur la diversité linguistique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http://www.tfq.ulaval.ca/axl/Europe/france-resolution\\_diversite\\_lng.htm](http://www.tfq.ulaval.ca/axl/Europe/france-resolution_diversite_lng.htm)

参见法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diplomatie.gouv.f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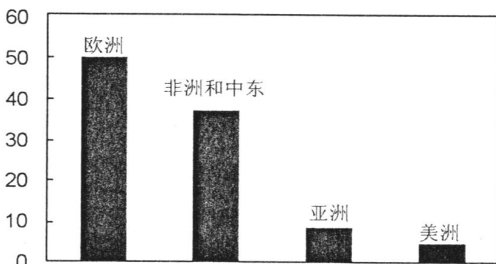
成“单一语言态势”,反对“只利于一种语言”等,虽没有指名道姓地点出“一种”语言到底是哪一种,但大家心知肚明,指英语。面对英语在盟内的“霸主”地位,法国希望欧盟出面、通过号召“教授两门活语言”、“学习几门成员国语言”等手段予以平衡。法语是欧盟内的大语种和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工作语言,因此若“教授两门活语言”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成为成员国至少是部分成员国的优先选择。所以法国其实是把推广法语纳入了“捍卫语言多样性”的框架之下,将之欧洲化了。随后,法国进一步明确宣称,将法语作为欧洲的语言加以推广。

### (三)主要执行机构——对外文化宣传网络的欧洲化

为实现对外文化政策目标,法国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庞大的文化宣传网络,该网络由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以下简称法盟)、法国文化学院(Institut français)和法国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组成,它们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亦被视作法国“软国力”的代表机构。法盟成立于1883年,使命是组织法语教学,几乎是全球最早和最大的民族语言宣传机构,虽是私立性质,但始终受到外交部大力扶持,是法国海外法语教学的主力军。法盟总部设在巴黎,截止2005年,共在全球134个国家建有1075所分支机构。法国文化中心和学院历史同样悠久,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两机构虽然名称不同,但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别,使命是通过教授法语及播放法语电影等方式传播法国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这个庞大的宣传网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洲化,主要表现如下:

1. 重新部署与改造。法国文化网络虽遍布全球,但在欧洲的密度最高,以文化中心/学院为例:2001年统计数据表明,法国在全球91个国家/地区建有151所文化中心/学院,其中在欧洲33个国家设有75所,在非洲和中东43个国家/

图1 法国文化中心/学院在全球的分布状况(2001)



资料来源:Alain Lombard, *Politique culturelle internationale: Le Modèle français face à la Mondialisation*, p. 171.

Rapport de M. François Rochebloine sur l' action extérieure de l'Etat: rayonnement culturel et scientifique, 12 octobre 2006,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2/budget/pif2007/a3366-tii.asp>,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8年12月6日。

法语联盟网站:<http://www.alliancefr.org>

地区设有 56 所,在亚洲 9 个国家设有 13 所,在美洲 6 个国家设有 7 所(见图 1)。法盟在欧洲的密度也很大,2003 年统计数据表明,法盟在欧洲 31 国设有 237 所分支机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法国开始大量关闭设在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文化机构,统计数据表明,1998 至 2005 年,在西欧的法国文化中心/学院由 52 所降至 35 所。与关闭相伴随的是对临近的文化机构进行改造,如在关闭德国境内的法国文化机构的同时,将另一些改建为法德文化中心,以亚琛(Aix-La-Chapelle)文化中心为例:1998 年,法国政府决定关闭亚琛附近的几所文化机构,经与德国政府协商,在关闭的同时,将亚琛的法国文化学院更名为默兹—林河(Meuse-Rhin)法德文化学院,任命讲法语的德国人米歇尔·杰森(Michael Jansen)为院长。之所以选择保留并改建这一所,是因为亚琛位于默兹—林河(Meuse-Rhin)边境地区,毗邻法、比、荷三国,受六种文化氛围(法国文化、德国文化、荷兰文化以及比利时的荷语区、德语区和法语区文化)的熏陶,有浓厚的“欧洲”代表性。按照杰森的设想,新机构的使命是在保持各国文化身份的同时促进欧洲文化多样性,它与周边的法国文化机构一起制定文化计划并在这一跨边境的欧洲地区传播,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欧洲文化传播网络。截止 2007 年,连亚琛法国文化中心在内,在德国境内的法国文化中心/学院共有 7 所转变成了法德文化中心。新中心的主要活动是教授法语和德语。在关闭、改革的同时,法国重新定义了其欧洲文化网络的使命:加强大学的吸引力;把法国作为欧洲的语言传播;发展文化工程;活跃欧洲观点的论争。

关闭西欧文化网点的主要原因是对外文化经费日趋紧张,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则为关闭、改造提供了可能。如有论者指出,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欧盟各国正打破疆界,走向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是否依然有必要在欧洲高调输出本国文化、单方面强调法国文化特性?是否应当考虑削减在欧洲的文化存在并加强同欧盟的文化合作,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

法语联盟网站: <http://www.alliancefr.org>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07: Action extérieure de l'État (action culturelle et scientifique extérieure), <http://www.senat.fr/rap/a06-081-2/a06-081-22.html>

参见“Questions parlementaires Réponses ministérielles”,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http://www.langue-française.org/Testes-politiques/>,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 2007 年 12 月 7 日。

Rapport de M. François Rochebloine sur l'action extérieure de l'État: rayonnement culturel et scientifique, 12 octobre 2006,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2/budget/plf2007/a336-tii.asp>,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 2007 年 12 月 6 日。

2006年官方的相关报告也指出,法国应当重新审视对外文化网络的地理分布,使之符合欧洲一体化的要求。

2 与欧盟成员国对外文化机构合作。作为“民族”文化宣传机构,法盟、法国文化中心/学院一向单独行动,但是近些年,它们逐渐表现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外文化机构进行合作的倾向,合作的主要伙伴是德国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偶尔也包括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合并办公场所;二是联合组织文化活动。合作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欧洲以外的第三国。以法盟为例:在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和俄罗斯的一些城市,法盟和当地的歌德学院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法盟和歌德学院把英国文化协会也纳入进来,将双边合作拓展为三边——三个民族文化机构搬至一个办公地点。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如玻利维亚、巴基斯坦、乌干达、巴西等国,法盟和歌德学院共同组建了法德文化中心。在2005年法盟年度研讨会上,法国外长米歇尔·巴尔涅(Michel Barnier)指出并肯定了法盟的这种欧洲化倾向,并鼓励它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合作伙伴拓展至更多的欧洲国家,从而“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欧洲,围绕着欧洲开展工作,建立共同的欧洲文化。”

法国文化中心/学院的情况类似:如和歌德学院在帕勒莫、德拉萨尔萨、格拉斯哥等欧洲地区和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巴勒斯坦的拉马拉等欧洲以外的地区共同组建法德文化中心。两机构还进一步将双边对外文化合作地区化和多边化。如,2003年,卢森堡的法国文化学院和歌德学院与卢森堡当局共同创建了法—德—卢文化学院,并以“欧元之父”、卢森堡前总理、财政和文化部长皮埃尔·维尔纳的名字命名。2006年进一步将之更名为欧洲文化学院。学院与卢森堡及其周边地区所有致力于文化与对话的机构密切合作,向所有欧盟国家敞开,宗旨是为欧洲文化精英即知识界搭建一个思考和交流的平台。为实现此目的,学院在“卢森堡欧洲文化论坛”的活动框架下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如2007

---

Rapport de M. François Rochebline sur l' action extérieure de l' Etat : rayonnement culturel et scientifique, 12 octobre 2006.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07: Action extérieure de l' État (action culturelle et scientifique extérieure), <http://www.senat.fr/rap/a06-081-2/a06-081-22.html>

ibid.

M. Michel Barnier, “Allocution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olloque annuel de l' alliance française, Paris, 25 janvier 2005; <http://www.doc.diplomatie.gouv.fr/BASIS/epic/www/doc/DDD/920338437.doc>

年11月的第四届论坛题为:民族性、公民权、认同、融入。正如“道日报告”指出的,法国文化中心/学院一直被视作法国的“橱窗”,使命是展示“法国”形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法国要改变给别人上课的“说教者”形象,使对外文化机构更多地融入当地,和当地文化机构合作,变“法国橱窗”为文化会晤的平台;在弘扬法国文化的同时也弘扬当地文化。法—德—卢文化学院的建立就是榜样。

## 二 欧洲化的深层动因及有限性

是什么原因导致执行了半个世纪、以输出本国语言文化为主的法国对外文化政策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洲化呢?固然,所谓欧洲化是由于发生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之下,因此欧洲一体化自然是一个推动因素,上文也做了说明。但是考察表明,仅仅有欧洲一体化还不够,法国对外文化政策欧洲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动因,这便是来自文化全球化或曰美国化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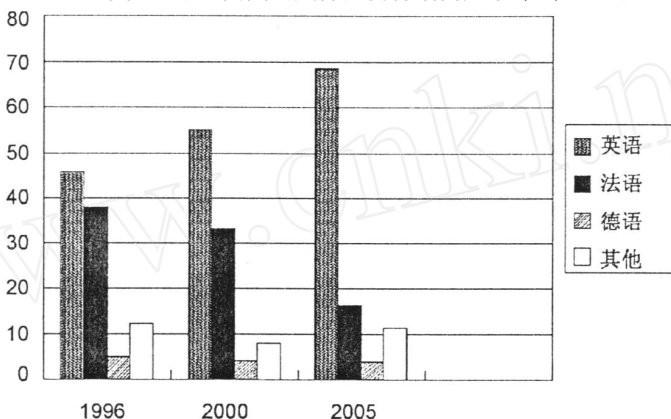
近十来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搭乘着美利坚商业快车,四处出击,对各国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法国也未能幸免,不仅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日渐不敌美国,甚至本土也受到如洪水般涌入的美国文化的挤压,法兰西的文化特性受到严重损害。

以语言为例,法语曾经是头号国际语言,甚至被视为优雅与身份的象征。两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法语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虽仍然保持着国际通用语言的身份,但使用者日渐减少、普及率越来越低。目前全球讲法语的人口为1.69亿,占总人口的3.2%,排名第九。反之,英语随着美国的崛起日益取代法语,成为国际头号通用语言,而且乘着全球化的快车进一步扩张,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英语的“国际普通话”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也多选用英语而弃用法语。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语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不敌英语、逐步边缘化,就连自家门口的阵地也日渐失守:法语曾经是欧盟委员会头号工作语言,但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英语后来居上,稳坐欧委会头号工作语言的交椅。欧盟委员会翻译总司的统计表明,1996年,委员会45.7%的文件用英语起草,38%用法语;2000年,英语的比例增至55%,法语降至



33%；2005年，在新扩进来的十个新成员国大多选择英语为工作语言的情况下，英语的比例继续上升，至 68.5%，法语则降至 16.4%（见图 2）。法语本身也受到大量英语词汇的入侵，纯洁性遭到破坏。

图 2 欧盟委员会文件用何种语言起草（%）



法国是世界文化大国，不乏全球知名的思想家，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是著作译介，在这一领域，法国亦不敌美国。统计表明，目前全球 50~60% 的译著出自英语，在一些小国，这一比例甚至高达 70% 以上；出自法语的译著只占 1/4 左右。反之，从全球其他语言译成英文的著作只有 3~6%。在法国的近邻德国，虽然法、德两国在文化领域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并互相推广各自的语言，但是出自英语的译著仍然高达 2/3，出自法语的只占 9.4%。更让法国人难堪的是，法国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不仅远远不够，而且还常常需要借助英译本来实现，这和一两个世纪前的情形恰好相反：当时法语是欧洲头号语言，英语虽然是其他语言中唯一能跟法语一争高下的，但是英国的新思想要想得到传播，往往得借助法译本。

再看看文化传播的另一个领域：影视。目前，美国控制了全球 75% 的电视节目和 60% 以上的广播节目，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 30 万小时，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的比例高达 60~70%。美国电影占据了世界

R. Ülliger W. Ischenbart, *Knowledge and its Price*, the inaugural address to the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igitis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elivered in Salzburg on June 21, 2006.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by Perleнтаucher on June 28, 2006,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839.html>

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和世界电影总票房的 2/3。在欧洲,美国电影占据了法国市场的 60%、德国的 85%和意大利的 70%。反观法国,它在本国市场都处于被动守势,更遑论向外输出了。

在日益难以撼动的美国文化优势面前,法国虽然不遗余力地推广本国文化,但是势单力薄,“文化兴国”的道路越来越难走,于是转变思路,有意识地把本国的文化利益提升至欧盟层面,以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抗衡美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推广法语”。此前法国四处“兜售”法语,不仅难以奏效,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出于“一己之私”,因此它转而推动欧盟倡导语言和文化多样化,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下,将“法语作为欧洲的语言加以推广”,使法国一国的事业上升为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事业,从而有了普遍的号召力。法国大量关闭位于西欧的文化机构,也是面对全球化挑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法国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文化政策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文化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大量关闭在西欧的文化机构,便可以省出钱来,用于加强在其他值得争取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巴西等的文化存在。在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的大肆渗透相比,法国文化网络的覆盖率远远不够。与欧盟成员国对外文化机构进行合作,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如《费加罗报》一篇文章指出:“面对全球化和美国超级大国,法国还能够保持通过文化施加影响的雄心并确保文化宣传机构正常运作吗?法国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解决办法之一是联合行动,这样便可以节省出一大笔钱来,所以,法国和德国在拉马拉、格拉斯哥、帕勒莫、卢森堡、德拉萨尔萨和拉合尔等地联合开办了文化机构……为了保持并增加文化分量,巴黎难以继续独奏,今后它必须指望欧洲伙伴。”

总体而言,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两股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全球化损害了法国的文化身份,挤压了法国的文化生存空间,迫使它寻求集体的力量以应对;欧洲一体化则为法国提供了获得集体支持的可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断深入的一体化正把昔日的“外人”变成

---

参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官员苏旭的访谈,2007年2月。

参见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07: Action extérieure de l'état (action culturelle et scientifique extérieure)*; *Allocution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 Michel Barnier, Colloque annuel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Paris, 25 janvier 2005*等。

“Menaces sur les centres culturels français”, *Le Figaro*, 21 décembre 2005.

“自己人”、“对手”变成“朋友”，从而使合作变得可能；第二，欧盟的文化建设为法国提供了援手：如，借助以支持视听产业为宗旨的“梅蒂亚”计划，法国得以改善自己的视听业；以资助出版、翻译与阅读为宗旨的“雅利安”计划使法国得以改善法语著作的译介率；借助以宣传和保护文化遗产为宗旨的“拉斐尔”计划，卢浮宫博物馆等法国文化遗产得以网络化、数字化，使更多的“外国人”足不出户就能领略法国文化；借助欧盟的教育行动、欧洲语言年、语言月等活动，法国得以更加理直气壮地推广法语。

其次，不断深入的欧洲一体化要求成员国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加强文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激发共同的归属意识。这也迫使法国对单纯输出本国语言文化、寻求施加影响的对外文化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欧洲建设的需求。但是，这一点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这从法国文化网络欧洲化的有限性上可看出来。文化网络的欧洲化，如上文所言，主要表现为关闭欧洲的文化机构和与欧盟成员国文化机构开展合作，其有限性表现在：（1）合作伙伴有限。欧盟很多国家都有对外文化机构，如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但是截止目前，法国的合作伙伴基本上只限于歌德学院，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很少，和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合作更少。（2）合作方式有限，缺乏“欧洲”内容。合作以共用一个办公地点居多，因此主要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多的欧洲内容。如和德国的合作最多，但是基本上以共同推广法语和德语为主，像默兹—林河法德文化学院和法—德—卢文化学院那样欧洲色彩浓厚的合作较少。（3）参与合作的文化机构有限。法国在欧洲的文化机构数量可观，但是和歌德学院等欧洲伙伴开展合作的少之又少，可谓微不足道。（4）虽然关闭了大批设在西欧的文化机构，但是在东欧又增开了很多，目的是与德国一争高下，因为这些新入盟的国家大多受日耳曼文化影响。因此，如果说法国在西欧的文化政策，正从施加影响转移为合作互利的話，那么对中东欧的文化政策，依然以寻求施加影响为主。

### 三 对认同建构的影响：民族的、欧洲的？

语言文化，是强有力的精神纽带，能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和“他们”区分开来，因此是重要的身份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宣传民族文化为目的的对外文

---

此前法国一向把同在第三国的歌德协会和英国文化协会等机构视作竞争对手。

化政策,或多或少都隐含有“认同”目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效应。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亦如此,而且比之其他国家,认同目的更为明确:文化是法国的身份符号,如里戈(Rigaut)所言,“在我们的充满冲突的历史上,对文化的看法始终是连贯的,即它是我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并具有对外宣传我国的使命”;文化更是法国的“王牌”和“招牌”,在法国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被有意识地用作赢得他人认可、进而施加影响的首选工具。“认同”目的直接反映在法国对外文化政策主管机构的名称上——外交部 DGC D 下负责对外文化事务的机构一度叫做“文化认同与交流司”,还反映在将推广法语作为对外文化政策基石的一贯做法上:如马蒂亚斯·柯尼格所言,法国视法语为共和国的认同符号。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也将法兰西认同概括为“国家”(state)和“语言”(language)。因此,推广法语含有强烈的培养世人认同法国的目的。DGC D 为在全球推广法语制订的五项新目标之一,便是培养讲法语的新一代,促使人们“向往法国”。

那么,随着法国对外文化政策日渐欧洲化,从“认同”的角度看,它是否发生变化、从希望世人认同法国到认同欧洲呢?笔者认为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至少法国政府的主观意愿并不明显。上文的分析表明,首先,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程度十分有限;其次,欧洲化的产生,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对只输出本国文化的做法加以纠正的结果,但主要还是法国借助欧盟及欧洲伙伴的力量应对美国文化挑战的结果。因此,法国并未完全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对外文化政策从民族利益导向转向欧洲利益导向,打“法国牌”还是“欧洲牌”,依旧主要取决于法国的国家利益。换言之,民族利益始终是法国制定对外文化政策时的首要考量,其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欧盟框架内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以推广法语为例,它虽然被上升到了捍卫语言多样性的高度,但究其根本,还是服务于法国而非欧盟的集体利益:捍卫语言多样性,意味着平等地对待欧盟所有官方语言并保护方言。但法国做的

---

Jacques Rigaut, *L'exception culturelle: Culture et pouvoir sous la V<sup>e</sup> République*, Grasset, 1995, p. 17.

[德]马蒂亚斯·柯尼格:“文化多样性和语言政策”,冯世则译,《国际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42页, [http://wu-chinese.com/main/component/option,com\\_docman/task,doc\\_view/gid,18/Itemid,58/](http://wu-chinese.com/main/component/option,com_docman/task,doc_view/gid,18/Itemid,58/).

Thierry de Montbrial, “Le Concept d'identité”, in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t l'Europe*, sous la direction de Thierry de Montbrial et Sabine Jansen, Bruylant, 2005, p. 13.

参见法国外交部网站。

并不好。如,伴随着东扩,欧盟内部讲德语的人口超过了法语,于是法国把德语视作威胁,并千方百计地寻求扩大法语在中东欧新成员国和超国家机构的存在;如,不承认本国国内若干方言的法律地位并拒绝签署旨在保护欧洲语言遗产的《欧洲地方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认为国内语言多样性蕴含着导致分裂的力量,会强化地方认同而解构民族认同、威胁法国的统一。凡此种种,使法国“文化多样性”代言人的身份大打折扣。无怪乎法国的某些欧洲伙伴特别是英国对法国“捍卫语言多样性”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乔装打扮”的法语政策。

反过来看,虽然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底色依然是“民族的”,但毕竟染了一层“欧洲”色彩,因此即使法国政府的主观意愿不明确,但在客观上是否产生了一定的“欧洲认同”效应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范围考察:一是欧洲以外的地区,二是欧洲。前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后者则没有这么乐观。

“认同”是一种“我族、我类”的意识和感觉,存在于与“非我族类”的“他者”的对比和参照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将美国视为头号“他者”。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指出,自古以来,欧洲的身份都是相对于美国、伊斯兰、日本乃至东方来界定的。米歇尔·奥里奥(Michel Oriol)进一步指出,“欧洲首先通过与美国的对照来定义自己。”从盟内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出发、本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欧盟对外极力彰显“多元共存”的文化马赛克形象,以区别于美国的“不管你哪国文化到我这锅里一煮全变成了美国文化”的“大熔炉”形象;倡导“文化多样性”,以平衡美国大众文化的流行可能导致的全球文化同质化。作为欧洲文化马赛克的一“块”,而且是重要且富有代表性的一“块”,法国语言文化、特别是该文化所承载的一些欧洲普遍享有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的传播,客观上也是传播欧洲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在非欧洲的受众中产生认同欧洲、将欧洲和美国区分开来的效果。况且,法国亦将美国视作最大的“他者”,极力谋求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与美国不一样的文化形象,这和欧盟的目标一致并间接地对欧盟的目标起到推动作用。法盟、法国文化中心、学院和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等在欧洲以外的第三国的合作,在非欧洲的受众眼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转引自李明明:“论欧盟区域认同的社会构建”,《南开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年第5期。

Michel Oriol, “L'identité européenne au défi des cultures nationales”, *VEI Enjeux*, No. 29, juin 2002, p. 32, <http://www.cndp.fr/archivage/valid/17583/17583-4485-4296.pdf>

周弘:“欧洲人美国人,何以不同?”(北大讲坛讲稿),《新闻周刊》2003年2月24日,第71页。

里,欧洲色彩更加浓厚,也就更有助于他们产生对“欧洲”的而不单单是“法国”、“德国”、“英国”的认同。

在欧洲内部,情况就不同了。欧洲文化认同,对外在于彰显与“他者”的不同,对内则在于打破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国别文化疆界,在继承、发扬共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打造欧洲人共同经历和享有的公共文化空间,使各成员国公民彼此了解、互相接纳,最终产生属于“欧洲”这个集体的感觉,使无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捷克人、波兰人在保持各自民族身份的同时还感觉自己是“欧洲人”。基于欧洲内部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现实,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是文化合作、文化对话和文化分享。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对外文化政策当把欧洲和世界地区分开来对待,所谓“内外有别”。法国确实把全球按大洲进行了大致划分,但是并没有将欧洲彻底剥离出来、提出单独的对欧文化政策、把欧洲当作“我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输出本国文化施加影响”的大方针在欧洲依然适用,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在该原则指导下,法国输出本国文化的热心大于接纳他国文化;合作从伙伴到内容都有限,和德国的文化合作可谓最多,时间也最长,但即便如此,法德两国不少学者都认为,由于两国的合作基本上局限于推广各自的语言,因此并未实现真正的文化共享、价值观共享,未能打造出两国民众共同享有的文化空间,所以未能使法德轴心在盟内的跨文化交流中起到表率作用。和德国的合作结果尚且如此,和他国的合作可想而知。因此,从认同的角度看,在欧洲范围内,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更有利于形成对法国的而非欧洲的认同。法国《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主编贝尔纳·卡森(Bernard Cassen)就批评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缺乏长远目光。他遗憾地指出,虽然法国的文化网络在欧洲有很高的密度,但是没有起到建设欧洲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所以迄今也没有看到形成真正的欧洲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而这个空间的缺失,使欧洲的政治整合缺乏根基。好在法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几年,官方的相关报告指出,伴随着半个多世纪的欧洲建设,法国的欧洲伙伴已经不能再算是纯粹的“外人”,为此法国应当改变对外文化政策模式,使之符合欧洲一体化的要求;

---

Rapport DAUGE sur les Centres culturels français à l'étranger, février 2001, <http://etranger.sgen-cfdt.org/txt/DAUGECCF.doc>

Rapport de M. François Rochebline sur l'action extérieure de l'Etat : rayonnement culturel et scientifique, 12 octobre 2006, p. 7.

应当把弘扬民族文化与促进形成欧洲文化认同结合起来。

早在 1992 年,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就呼吁欧盟在完成经济建设后转向政治和文化建设,他说:“我们正站在欧洲建设史上的十字路口。1992 年是个转折点……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标志着欧洲建设经济阶段的结束……相信我,如果欧洲建设只以经济和法律为基础的话,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如果我们不设法赋予欧洲一个灵魂,赋予其灵性与意义,那么这场游戏将出问题”。他所说的灵魂,就是文化。随后几年,他进一步指出:文化涉及欧洲的认同问题,如果缺乏共同的欧洲认同意识,欧洲就很难重新统一;文化才是使欧盟各国人民达致相互信任的纽带,特别是在欧盟不断东扩的背景下,因为,对波兰、捷克或匈牙利而言,“欧洲”一词意味的不仅仅是地理现象和政治责任,更是一种精神理念。要让文化欧洲从根上浇灌、浸润政治欧洲,否则政治欧洲永无建成的可能。

德洛尔的话不幸言中:2005 年《欧盟宪法条约》在法、荷公投失败、使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建设陷入停滞,就表明,欧盟虽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看似宏伟的欧洲大厦依然是空中楼阁、缺乏民意基础。这种状况凸显了欧洲文化认同建设的紧迫性。2005 年有关机构就法、英、德、西班牙、波兰五国所作的民意调查揭示了同样的问题:45% 的被访者对欧盟的认同停留在“市场经济”上,只有 25% 的人认为是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撇开超国家机构应该如何努力不谈,这一不容乐观的现实也要求成员国一方,在文化领域多多开展对话、合作,实现文化共享。但是在民族国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现实、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依然占据上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上述对法国的考察就是证明。虽然法国只是个案,但并不是毫无代表性。

(作者简介:彭妹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莫伟)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07 - mission Action extérieure de l'Etat

“If in the next ten years we haven't managed to give a soul to Europe, to give it spirituality and meaning, the game will be up”,德洛尔于 1992 年 4 月 14 日在布鲁塞尔的讲话。

Jacque Delors, “Europe and Culture?”, *EuroDialog*, 1997 I, <http://www.znak.com.pl/eurodialog/ed/0/debrs.html>

ibid.

“L'Europe vue par les Européens”, [http://www.arte.tv/fr/histoire-societe/Europ\\_C3\\_A9ens\\_20malgr\\_C3\\_A9\\_20tout\\_20\\_21/996352.html](http://www.arte.tv/fr/histoire-societe/Europ_C3_A9ens_20malgr_C3_A9_20tout_20_21/996352.html)

30 The EU Citizenship and the European Identity

MA Shengli

In 1991, the Maastricht Treaty claimed the creation of the EU citizenship,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and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benchmarks for the European identity. The building of the EU citizenship involves not only the law, politics and social reality of Europe, but also her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reflecting th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 a great degree deciding the future fate of the EU.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mergenc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 citizenship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building of the EU citizenship.

43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Identity at the Social Level

TAN Dewe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Europ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identity,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U's impetus to modernise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framework in the emerging European identity. The author takes the concept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 modernization as the core of European identity at the social level, because it both integrates the European soci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distinguishes the "Europe" as an "us" from the "others" in the world. The European social policy framework is the main tool for the EU to keep close with its citizens and to increase the practic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t the social level. In addition, the expanding definition and strengthening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European citizens' social rights illustrate that a new European identity at the social level is growing in the Europeanization process.

59 The Europeanisation of French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and the Issue of Identity

PENG Shuyi

France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ho have the longest history in formulating a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characterized by an obvious mark of service for its national interests. However, ever since the 1970s and the 1980s,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1990s, gradu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French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including its managing authorities, major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mplementing institutes, displaying a certain degree of Europeanisa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Europeanisation, then explores the deep-going dynamics behind this proces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Europeanisation of French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since a foreign cultural policy usually either aims at "identity" itself or leads to the effect of "identity".